



07229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濶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濶則恩疎而忌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得而

剡源集卷十

一

宜稼堂叢書

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爲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爲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爲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爲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旣成其羣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

爲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爲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
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
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爲條畫以
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
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
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
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
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
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

剡源集卷十

二 宜稼堂叢書

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
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爲之
訪求纂緝定次爲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
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淡切齒於此矣一
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
鄒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
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
愈淡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
有夔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
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
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

聞嘗問其故則潸然曰夔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爲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類人靡不知也如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旣爲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歲季春旣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

剡源集卷十

三

宜稼堂叢書

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監試用經義詩賦論

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

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

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

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

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

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

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

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

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

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

曰公試旣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棟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藉於棟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爲灰塵傳科棟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微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閭闔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旣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羣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

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歎慕焉旣而廷瑞
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
又附繫遺文人爲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旣廣覽奇書
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劔論等類
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
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
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爲尤可尙也惜乎余
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
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爲於時天庶幾未忘
臧氏也哉

襄中雜詠圖詩序

剡源集卷十

五

宜稼堂叢書

四九十八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淡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
隱者可以爲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爲諸葛公皆
無所愧怍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
人以爲不嫌迨於混一車馬殿置可相往來而老憊及之
所居又海濱遐壤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
窮陋之歎乃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
事受察於今江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哀
中先生之爲人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
之而僉事公淵源文雅猷爲器業川驅霆行春煦霜肅寬
不容姦廉不剟物觀公之施於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
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襄中雜詠若干

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寫具備其在憲臺商左山魏中丞閻徐二承旨之流皆爲之敘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聖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

荆源集卷十

六

宜隸堂藏書

故孤嫠寡弱之家艱闕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幼穉之成而身厚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朝晡祝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遂陪台垣儀憲府出藩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綵衣委蛇就養金罍錦語便蕃受寵人以爲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愛於天者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命卽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義風熾熾乎當塗泚泚乎頌聲流乎寰區於

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爲歌詩以播颺積善之慶
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塵於公爲民
又嘗登堂爲容歆豔贊慕之日淡矣謹顯誦所聞題辭其
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
人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嫠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
共執經蹈死左氏尙惜其無權巴清肥家蒙褒史遷不以
爲知禮求諸婉孌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而能斷若
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
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

刻源集卷十

七

宜陳堂叢書

府君沒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
養支傾補羸晨夜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
終及時招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改厝先親之槨殯者四
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時大德庚子歲於是男
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爲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
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不行冰檠
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出儀都察入侍親膳誠宦
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
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士交爲歌詩以頌歎
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爲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

謹爲敘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誘爲
茫茫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
不日瞻其說以求人之震眩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
有盟詛有磔禳禱禱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
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其爲儒者又正
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
言之也嗚呼金滕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爲弟欲代其死
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咨山
陰其兄以檄出餘姚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
卽有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
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願損己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
一得良愈卽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旣而皆愈克仁如
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
士大夫尋各爲詞章嗟歎以激摩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
義者而示以諭於余余於岱宗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
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
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爲疑而古先聖
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爲略書梗槩而歸其卷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玉沂孫聖與鄭戴表元帥初
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雪周密公謹

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禦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逕間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其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游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冀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爲壑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遷酒與殺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旣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歎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起乎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廢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

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袿女袂春遊而被焉回其間閭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嘯嘯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骨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謹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揆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揆而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詩若干言羣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牡丹讌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歎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容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

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
詩或樂府詞壘彙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爲盛事然
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
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
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
百餘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壘設張屏筵綉輝衣
冠之華詠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
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某等各揆韻賦詩通得
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剡源集卷十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讌
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調娛其血氣其盡遊之樂

剡源集卷十

十一

宜稼堂叢書

四八十一

非遠之乎山林寬閒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勞而求
樂未樂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值
乎冬夏隆寒毒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
喧濁不如秋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爲四時樂
遊之最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
乃以次夕合讌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
疇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
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
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焯熅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
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客主諸人談謔莊諧嘯歌起止

各盡其趣而圃在杭廛闌中略無囂聲淡垣窈徑芳林
遠榭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
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
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羣樂最而有文是豈非
學道者之所許而騷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聯其詩一編
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爲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
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
遠至巳日高春畱飲少憇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
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恢師初

剡源集卷十

十

宜稼堂叢書

遊時自不擬卽歸謂幸可畱得畱爲佳爾至是恢師一見
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倦
劇夜向淡纔就枕席聞山雨洶洶聲窗戶搖動如臥楊瀾
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已恢師復畱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
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
分韻賦詩記懽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
越於恢師以道父子蓋鄉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是暮春
湍林散坐索索有涼氣夜分尤甚臥者聞巖上虎聲

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盡東六七里一溪清絃如帶車者

云卽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做恍無復人境乃知唐
詩人夸詡非虛語彼王謝輩懷章綬攜導從而遊直以不
能遽爾舍去故耶溪忽縈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顧皆會
人意稍轉登明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帷四懸
雲門寺也初遊陶山小雨至若耶尙陰暄近雲門天日始
盡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况所題松樹酌
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
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歲三月十日序

遊南巖詩序

余旣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
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涵清禽鳥往

剡源集卷十

三

宜稼堂叢書

來幸而一遊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
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
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坡壠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
巖形如剖瓠穰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窮未
半倏湧居者緣其餘隙躄坐牀斲步道曲會人意巖東有
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
可愛滿巖鑄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
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
事巖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
結坐於此平出轉南棘蓋一石峯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
五卷其巔州城郭可俯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上

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巖既晡遂治宿具歌飲巖中夜向淡氣倍凄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厯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茅於圃惟牢羶壺酒糜米燭蜜客有預攜者懽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獨爲此雷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何爲亦若是復嚶嚶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番陽湯及翁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長月朔日序

剡源集卷十

十四

直隸堂叢書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參養百爲織息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鬻餅粒浪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卽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臥茗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奎之外

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燠併
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
賢而歎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第成
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
朋容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
年歲己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
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
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闕閱之所無有余
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
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真情懽忻暢悅如是眾人之歌吟
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真不係於外
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
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
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
也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
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
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
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
之可致不如羣之不可致也交之羣莫盛於杭於是歲在
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

之游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
飲甚適既少倦卽相與循關荆步江皋眺太白錢鏐之荒
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襟袖飛疎退而存博遂
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
旣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和和詩遂
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迭
居而不亂也其數如鈞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
美哉其羣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茲集而知
舊憐其流離每不疎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
喜交道之有羣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業者願之因附
繫其頌歎云明年仲春哉生明剡源戴表元序

遊蘭亭詩序

剡源集卷十

十

直隸堂叢書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
愚不相遠蓋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
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
粉堊翔湧今使者河南狄公稽帷踵臨教治益洽當三月
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支者曰子才拜薦
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
兩使者前後至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
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裳冠彌巷滿谷
山翁野叟奔走出觀先是東平公卽塾招明師選童稚之
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羣誦永和諸賢蘭亭詩

音容諧同情禮清鬯凡在飲者無不懽懽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遊乎自吾具耳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不能使人慨慕咨嗟歎想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爲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沈前行既遷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爲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爲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爲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揆一韻韻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爲之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剡源集卷十

二十七

宜豫堂叢書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獵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值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綱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爲人稱慕姍笑之

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况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
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
間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
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爲樂耶於是
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
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眾也
我爲迂人必亦有爲迂者焉我爲獨人必有亦爲獨者焉
大德成戎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部卿自婺至顧
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
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鬪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
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畱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飲
左觴右弈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
古今名義相振激春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
與躡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
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
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
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撰羣篇告成厥有序引
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十

十六

直隸堂藏書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間余初爲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爲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買廬竝公爲鄰於是疇昔重郵累駕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手卷每閒暇時雷連聚論日至五六

剡源集卷十一

一

正襟堂叢書

四廿八

往返間又爲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爲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橐束縵而立伺塵起卽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爲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穉攜孥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弃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俚俚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澹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篇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

間事惟馬隕時爲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褰裳擲
筆率意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
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盡迥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默
寫如注眾客始爲傾歎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
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于火旣出峽率妻孥耕
燼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何其老而
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負
芩之坐論尙能爲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詩非
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與余相識

剡源集卷十一

二

宜隸堂叢書
のろろ

時在錢塘西湖之上脩翛然山人處士日幅巾杖履往來
南泉北嶂間或遇豪貴人供張其處耳如不聞目如不睹
時雖不可與余說詩時時察其動作俯仰蓋無非詩也爾
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詩事然非有所游歷及邂逅高
人異境瀟散適意亦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
而餉之千金度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然與世故簡遠最
後余來宛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雖世家金華
而生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產之田園
足以充庖釀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戶門清休風日佳好
兄弟壺觴硯席浩歌躡醉茂林幽樾之下無不足者以是
其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作必爲人膾炙不厭莊厲有言

五注者巧金注者昏百里奚無爵祿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
內悅或能以餘力取給朝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
樂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是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
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貧而
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尤貧至使人不敢踐其
墓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業以求
無愧於所爲知敬叔者焉元貞丙申歲長至日剡源戴表
元序

顧伯玉詩文豪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于後世者豈獨繫乎人
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眾人而然乎予常

剡源集卷十一

三

直稼堂叢書

四十一

怪今人好揣摩時材者靳吳士嗚呼彼直見其居衍沃安
紛華而無志於超觀遠舉以爲土風適當然耳是焉知其
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
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交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
仲尼仲尼之門遊者累千人而子游爲文學首凡東南之
儒者班然名揚藝顯宜皆出於二人之苗裔焉故其流膏
餘澤沾注吳士漢魏以來閎闊尤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
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其詳著於史牒余嘗
客華亭聞所謂亭林野王讀書堆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
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而與余同太學屢爲之畱連往

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
罷卽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慕爲古文章而
出交於當世之勝己者以廣其識旣而猶以爲隘也會郡
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橐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
遊遂迤邐見執政大臣將撼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略當是
時年甚少氣甚銳視勳名爵位若不足致畱滯未見省而
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爲
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爲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
今叢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什旬
抄月纂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
者雖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懷居養安內無豪傑特起
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乎雖知
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
與觀德業之進則爲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剡源集卷十一

四

宜稼堂叢書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霓風露雨雪電雹爲之變
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毛齒
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薄鬱積
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
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
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
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

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
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
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
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
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
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
建安真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緝而彙緒之爲精余生
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
者剽傳之戊戌己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
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真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
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
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熒乎河漢
之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
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鼉蛟鱷豹犀
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
輿馬丰腴而衣冠靚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也嗚呼
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
余旣惰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
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
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敢辭

客有言恆莊於余者曰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爲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尊稱之爲縉山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清慎爲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恆莊使李氏爲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恆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爲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恆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其沒也藏土以爲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昨之國邑以

剡源集卷十一

六

宜稼堂叢書

四二

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恆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爲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爲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爲賢於是惶惶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技擊或豪或援或譁或藝干榮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狼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恆以時而今之能恆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璆璧之林羅名於冰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進爲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盪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恆莊以爲式則

銷頽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爲無補豈獨亢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哉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與爲衢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予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爲李氏恆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故友謝皋羽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千李建州頰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曉水駛風氣疎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平居以來不得擔簦裹糧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其在錢塘有攜千峯酬

剡源集卷十一

七

宜蔭堂叢書

のりま

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汲汲於今時之爲者風霜搖落砂礫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形遺老寒暄榮悴羈寂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

於唐人乎何誇惜皋羽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摭大略題諸卷端而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業不脩懼頹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教孟孫余謹爲字曰士宗姑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雋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迨乎近年資祿名第不爲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而行於儒林者與微族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侈田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侈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潔流士生其間不恥無資而恥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冊而歌唐虞况以舊族魯語有之沃土不材瘠土好義茲非其證歟余以爲不然士視其所居立耳土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爲爾家婿猶見衰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之牒猶櫛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於爾家取之今皆無矣更去之百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可不爲寒心哉孟孫於嗣爲嫡長禮謂之宗子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爲學焉以無忝所生以解談者之惑毋惰

袁鈞字德衡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

至於爲釣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釣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竝鄉而居同途而趨循循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爲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釣又由此加積之旦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爲堯舜故程物之方而知釣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德爲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史景正字序

甬東史君蒙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別以景既有字君景呂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剡源曰是不慊吾志願有

剡源集卷十一

九

宜稼堂叢書

易也遂爲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旣而能言旣而有識則旣而無所不爲不正者斯至矣雖然其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內無賢父兄外無良師傅資微氣薄功力不充茲其陷於棄人也已爾吾他日掘地下而得泉涓涓然出竇穴間舒之爲淪漣匯之爲滄浪清可鑑而美可釀也放之數尋則又混而爲泥沙鬱而爲汙池湮而爲糞壤草莽交之蟲蛇興焉其不至於是然後積眾流之會爲渠爲溪爲湖爲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不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莫之爲泥沙嗜欲之爲汙池利祿之爲糞壤朋儕臧獲之

爲蟲蛇草莽可以不懼哉聖人於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吾子其務慎其出而養其正也乎哉年既長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無難矣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能齊者必權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賓僚易嚴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而不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易肆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絮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爲不失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予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於予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爲之爲之而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

以無別也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
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
誰與約之其末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
與子二人不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
非其人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
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
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井地一也今幾等厯象一也今
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皋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
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眾業莫不各
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
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淳其疵其成其
敗如蜩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
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一而初安在哉
虛無芻誕之徒乘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羣言
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彌力雖
其說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
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
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百千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
豈不可澣言而况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儵然而
笑憮然而喻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徧語
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爲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剡源戴表

曹仲達字序

水至小而

源深

主

好

人

大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吳與余世好相善余爲序
所爲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
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嘘吸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
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疾
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
而家道具莫難於爲上寒暑飢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
難於爲下喜怒愛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
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
之達也爲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爲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譽
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踰
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
珠玉不市珩而光麟鳳不庭畜而祥賢士不出里巷其治
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爲三代之俗盛行
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爲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
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
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
李令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
也仲達於此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爲
序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五月望後三日戴表元序

袁氏子字說序

柄之屬於室也其爲木至小而爲數至繁繁故易售小故

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爲中桷也吾嘗居山見匠者之擇木
得爲棟者十難一二焉得爲梁者十難三四焉得爲楹爲
栳者十難五六焉至於桷宜若往往而遇而積之反勞於
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須耳他日營大廈其用有
數倍於是者非踰都越邑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蓋不惟
直之貴而兼其長焉然後爲美桷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
而養之以至於桷旣桷矣不敢使止於桷也益養之至於
爲栳爲楹爲梁爲棟亦不止也益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
規而爲應門爲闕者取焉爲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
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卻羣居而
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任重夫然
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霜露之中出乎眾累斧斤之上不
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適矣袁季源命其子曰桷復取
義於殷頌字曰伯長余愛之欲有以助其養也爲茲說以
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爲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余竊
謂不然蓋日之行乎中天曄乎下土千萬世且且仰而不
斲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昃則人得以窺
其神而爲日不旣勞乎豈惟日天之於雷霆風雨霜露所
以寄號令行惠澤者也然朝之烈者晝卽收春之震者冬
必藏何也彼所爲不數數於用者卽其所以用也豈惟天

人之精神智力不懼於不堪而懼於難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晷刻不能自給而日積月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加進之明而其體四柔三剛剛又容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義於爻而嚴加辭於象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晦氣升而能卑噫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袞繡之門而世鉛槧之業躬韋布之禮余嘉其可以語易也爲序以贈之大德三年歲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十一

古

宜豫堂叢書

王仲昭字說序

三衢學者王君勳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勳之幼也旣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爲仲昭略疏其槩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情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爲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產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况他人乎此以耕稼爲勳者也耒耜旣閒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旣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射鄉賓介之講有干戈羽籥之示有弦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涖之學官錄之

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爲勳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頽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爲勳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遠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迨于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以著述爲勳者也若乃爲大丈夫而過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爲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廟廊而使四方萬里無桁楊柶械之辜談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埃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簪鼎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旌之此以宦達爲勳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于著述也勳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勳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爲之則得爲之命不得而爲之則不得爲之自昭其昭者不待於命爲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爲之命而已所得爲者反若不暇爲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爲序

劔源集卷第十一

劔源集卷十一

六

宜隊堂叢書

序

陳公輔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弓然
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不能以重
載故古之君子擇義而名之取於弓之矯之之強以爲弼
取於車之翼之之重以爲輔自其孩童知父兄師友之教
也一噫嗷唯俞磬折不敢自用也而必顧於禮其聞之於
昭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爲之於冥冥也若有鬼神臨之
凡所以矯之而強其內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
川風土國俗以廣其識質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匿其業責
之封疆兵革要約以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內
強則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爲平居
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其自
爲也旣不過以途人待其身及其待人亦僅僅相與爲途
人無怪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於余余爲略考
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工尹商陽以弓射人而
知禮君子善之王良恥爲嬖奚御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往
而務其矯之於內者慎其載之於外者其於義也思過半
矣

剡源集卷十二

一

直隸堂叢書

三

學者陳生名規靳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已成谷永貢禹譏譏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鬻拳洩冶不勝區區之諒許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己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己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宏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弟周字序

人雖甚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己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于今有見於斯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恢容博施於其躬之飢渴寒暑安危苦樂舉不暇乎自爲而必使惠足以及人功足以善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祿壽而昌其子孫之允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肖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皇明道無一丘之勢以資其身而袞冕蒸嘗至今爲萬

世師門恩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區褊心狹量之所
能知哉潁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爲宋大夫第一化其德者
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於余
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爲仁賢忠
厚之澤也謹爲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明之以人
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譽勿替引之以期于永久莫隆
云大德丁酉十二月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水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
人爲之雖人爲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則然
新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爲怪矣

剡源集卷十二

三

恒象堂叢書

學者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
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
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是風雷之於物有
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爲遷善觀其不順之
道而違之則爲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
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董
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
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
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
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非
孟子而言之則涉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己者乎雖

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于鄉里鄉里同業輩行若後進生往往持所售名薦書齒仕籍獨齟齬不偶而天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整飭良種幾未墜云一日以名字請余余爲貳名繫之於良而各爲字以訓之曰汝良合合莫雜於羣玉羣石而潤於石蘭羣卉而潤於卉其類不可遠其自處不可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會事當其時之可謂之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悔暴虎馮河有不顧而爲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爲可也字良會以伸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

剡源集卷十二

四

宜隊堂叢書

卷十二

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聰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爲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己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己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有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言邈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胸臆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博盡於眾言之僉同而後出之窮閭白屋之士橫經以待問懷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爲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介柳下惠之居魯謂之和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其本末之

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白圭企禹而不
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堯舜而不至於堯舜豈獨不至去之
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
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於櫝因
書以遺之

陳氏三子字序

剡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
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梁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梁
哉余頻年浮沈客徒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
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
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
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
幸且不接于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
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
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十子楷仲尼古
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
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于
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盍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
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
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盍交自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吾之

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夷吾之功及天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正晉文公譎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過曾點遠甚舍瑟言志悠然累十言適契聖人之懷亟稱與之至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志而能擴之以匡毅曾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爲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以丈夫子長勳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爲訓辭書此遺之

曹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爲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易有

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

荆源集卷十一

六

宜稼堂叢書

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丘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旣皆有字而質其義于余余前四子者而諡之曰來震亨字子以德脩震於易爲長子爲動爲懼爲長子重任也動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恃無懼而恃己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舄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脩德故也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體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賁焉彖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

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撓於內飾不虛于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狷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雷靜而伏於地中其氣氤氳然及動而震驚擊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爲善者務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爲人子者也爲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爲人子者他日爲人父者也爲人子若弟者它日爲人臣之道也爲人兄若父者它日爲人師爲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剡源集卷十二

七

國朝堂叢書

四子

相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皆名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于爲善云爾余考傳紀元非徒爲善而已也蓋於事之序爲初物之數爲一人之體爲首若是乎其尊而孰能踰之今試驗之於君之鄉羣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脩飾顧籍爲善人君子之事則眾必交相推異恥其身若不敢與齒何也彼爲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爲善於一鄉一鄉尊之莫能踰爲善于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爲善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爲善于千萬世千萬世尊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彼爲善者非徒曰能善其

名字而尊也而爲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貴稱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日員用元土冠用元服凡物之可以願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皋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熊羆八人遂目之爲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鹽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壽曰居吉字元太曰居敬字元讓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禮字元脩提舶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靜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諒曰居貞字元實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旣論而嘉之其往而益厚基構綿禮遜隆賓遊使此十元者虛心而強學顧名而思義居則不失俱爲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爲名卿賢大夫它日國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爲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行其遺餘焉耳

凌氏三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旣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求請於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鬼嵬昂昂欲爲韓者耶爲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謂叛鎮爲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爲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

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爲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爲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爲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爲堯舜之博濟義始於恥穿窬及其懋之也至於可以爲夷齊之讓國今驟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歛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爲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專於文德務於人人之能爲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丈夫夫子七人旣皆取德爲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寬且旣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曰俊曰裕而未加之訓辭客剡源戴表元乃爲考據名義本使君之意爲詞以序之山水之脩然其旣成材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望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之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窺之伯昭昭其懋乎哉日行乎中天八日日見之而日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

德亦然剛純者明極剛雜者明微最下無剛惑矣仲剛剛其輝乎哉海容瀆瀆容湖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大其容乎哉物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振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振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溫而不枯君子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政以潤物溫爲質潤爲華也叔溫溫其潤乎哉毒莫慘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爲言大也叔俊俊其明乎哉土寬者裕於耕資寬者裕於商才寬者裕於行德寬者裕於藏季裕裕其寬乎哉序旣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冊以蚤夜觀省無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剡源集卷十二

十

宦稼堂叢書

卷十三

襄國張氏子嚴旣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莫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云爾而不遠數千里來諭於予予曰可哉按訓之爲言古箋傳家皆釋爲順順以行美美以立順其爲人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目不敢睇非道之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闕手至於不敢下帶此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執贄見必修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

而嚴於官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顧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
嚴於祭也必齋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媒必幣嚴
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爲嚴之日也行之既久
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英害不生儀情純習而悔辱自
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歸語訓之母多談西
北自古多奇男子子之鄉有堯之遺風焉迨於近世如宋
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令人歎重訓之顧其名若字而就有
道者正之哉大德八年九月朔旦

道上人字逢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述情
之可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學者之於

剡源集卷十二

十一

宜稼堂叢書

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目耳鼻百骸四體之屬
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心之動之之初其原
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
而聽目不能使越仁義而視口鼻手足百爲皆不能使越
仁義而動以至達於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著於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別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
運曰道道之所以不可一日離於事物人之區區之身所
以能參天地變化而爲三才蓋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
原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矣人之心初動於仁義之原
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爲大賢君子逢之自
然不待勉強者爲堯舜力不能爲惡時一逢之而不能精

擇堅守爲中才愿人强者隔於血氣弱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爲下愚不肖爲桀紂爲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爲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恐不滅蓋南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而疑之上人曰今吾教行將人人不失其性不起其心不私其身將舉國而爲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疑乎嗟夫上人爲上人之學鶉居龜引於山林間以其說身行之清齋寡求屏絕世故何患不得爲善而吾之云云則稍梁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百世而無厭者也且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爲余之逢使我而慕上人之逢亦勞矣而上人沖虛秀朗內練精苦於諸問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絕無絲毫浮佻險詐之氣雖不垂紳絢屨吾知其澗於逢矣故詳爲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則還心難冀矣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亦以示之何如

陸原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爲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爲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淪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爲文章者恥之然使非

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質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甫里陸氏世賢而材余因家子少年子名原章請字余爲字曰士質

書意耳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灑掃推而大之爲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爲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爲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僞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謙者退處僞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

剡源集卷十二

三

宜稼堂叢書

通法也蓋往者銓格以科第高者爲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徒於格當得者皆辭遜不受而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於郡博士而爲之者以爲皆以不能而不爲則勢所不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爲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新進士謁天官於格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當是時家有老人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強文墨議論間且爲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邇來又二十年居閒散放無絲髮進益時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汗下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可決曰爲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

時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越趨焉余曰固

也然吾伯長當學爲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非僞也東
萊公之學又史袁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
爲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
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
書醫藥諸藝淡得其理姿多君子至必皆愿從之遊者余
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春十日
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集卷第十二

剡源集卷十二

古

宜稼堂叢書

四九六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爲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旣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翱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爲婺學正始拜而

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
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
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
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狴至之憂無賦役淹久
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
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溼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
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
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麈尾其出也
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
庭爲子弟僕役在道途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生徒肄習
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
未仕之責愈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爲人師長之當勞較於
爲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
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
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
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婺學稱東南經術淵
府正余所謂師長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之學而不
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
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聚
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馘聽訟之類非

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爲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得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眾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爲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

剡源集卷十三

三

匡稼堂叢書

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爲無法之法通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鍼惇然不容其身而後已嗚呼難哉毗陵爲南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以爲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搢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爲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爲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胥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

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謂爲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忌本之義夫爲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爲則法不信知其爲禮而有不盡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爲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咕囁而攄諸題篇之末

而事大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而不怠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爲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

剡源集卷十三

四

宜祿堂叢書

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爲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眾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爲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括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爲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沈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趣行手途姻黨載餞于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

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隳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剡源集卷十三

五

直隸堂藏書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攷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慈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爲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教授范民舒文靖公元質荆公爲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湘之士羣造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奉化齒主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爲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藉藉於諸人之曰李祕書景平楊博士獻子黃知郡義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者之中李楊黃嘗立

朝位望相埒而叔篋官若不逮然獨有才子弟其名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又以爲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絕而天之恩杜氏者庶其在是無幾何舉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爲空言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逋播蕩析子問不得已攜其耿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知其名左館石穀旣而爲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而不能無愿於祿俛首束衽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人或以爲子問喜余曰是未足爲子問喜也余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撫而書之以爲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刻源集卷十三

六

宜稼堂叢書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爲八世祖巨濟之孫爲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爲後溪先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己亥庚子歲俱去鄉關僑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別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然得一山塾瘠甚恐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括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巖壁險峭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往不過爲

山魃木客之所棲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漸以詩傳於人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厯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改元蜀李堯俞守括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前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從徒持斧斫道見之寫圖歸以相詫前溪公驚愜卽飭吏新葺之時米元章守漣平生兄弟交也馳報屬書其所爲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藻相爲光輝而洞遂爲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廢二百年又稍復洞旁官爲砌墊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瞻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糗飯猶將甘之余聞其言爲孟傳喜益贊孟傳亟往

剡源集卷十三

七

宜稼堂叢書

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顧如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夫發明之而使稀奇詭傑之觀藏於荆榛狐兔棄於樵蘇鬼物良可痛惜孟傳官雖卑祿雖窶視先大夫身爲二千石徒想像縑素間不得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孟傳三歲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巖林俯聽鳴泉之爲樂哉孟傳行矣他無以爲言矣所知襄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適爲其州焉其又將爲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陳史裴士登嶽至齊晉嶽末歸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以來始有遊學然漂流至漢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

宜爲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
之衝職庠校者恆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疇敢居焉南
陵高君虎臣醇資清裁隆齒俊業魁然爲桑梓稱首遂奉
省符來正本學爲之三期佩衿歸長寮衆推平官府稱賢
由是道也豈惟行於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
是知高君之學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驩謠騰興哀編載
冠以序引元貞丙申寸月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人送開送趙生遊吳序

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樵孫生於
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
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

剡源集卷十三

八

宜稼堂叢書

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締緇魚銀
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
項籍劉渚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
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
章而長說謁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大機變喜
事而無畱心其山有虎丘靈巖之窟富峭刻其凌有松江
震澤之彌綿浩混煙雲魚鳥池臺苑禦漁帆歌酒之玩日
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
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把而居于金吾余
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
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洽也

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旣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旣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爲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孚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于子孫三四世停涵鬱勃則往往有清疎秀謹之

剡源集卷十三

九

宜稼堂叢書

氣外發而難遏君子以是占爲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天府君爲婺州鄉先生婺之爲州有蘇頴濱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理道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于賈門府君旣恬於勢名卽退而考槃一丘誅茅澗岡之上蒔花種木終爲壽藏學徒致築場之慕鄉人修神社之敬至今蔚蔚芊芊雲滃霧積甥孫中外重裊列騎時節拜掃以爲金華之闕里焉敏求收炊於旣穫食果於愈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爲吾州學政吾州之士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路之於臭穢雖人不可違而必避

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所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復贈之序

送貢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學他時爲江南儒府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貢君九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板授而來爲本學正三年終更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爲歌詩以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首云元貞乙未歲秋八月望日序

送孔明遠序

余兒時聞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于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寒長於乖蹇欲修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遠以公府高選

被符而來爲明學正始得扳緣事分憑託意氣締交游之
誼焉蓋爲明遠者居三難而備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
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法一難也爲人師二難也少而
孤三難也然明遠嚴於自修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強嗜學
有叢子纂言之勤當公能讓有嶺南辭祿之潔見義力爭
有寧州誅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洋冠
裳鏘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爲家之祥爲國之光者
矣三年教成懷牒北上凡我同業聲爲歌詩而謂余也厚
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爲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爲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

剡源集卷十三

十一

直棣堂叢書

居多多尊富貴僚博士朝暮將迎奔走僅幸不失事故嘗
不暇數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爲職其任重且
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
識才行卓然有稱于時而爲士論所壓服者然後授之大
德已亥秋樵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爲人而重其
去羣論于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
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
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屬
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爲淹也凡
我同志旣各爲詠歌道所以殷勤戀慕之意而子爲序發
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爲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爲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爲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全盛之日而其事始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逮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書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于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曹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啟而然與自是浮沈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厯元祐風聲氣韻大略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峻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繚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予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展天球河圖之瑞神文靈繪巖書壁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祕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輅詣郡遂將汗竹羣玉之堂雌黃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餞滿道余爲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十五者每見余狂歌劇飲

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懽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鐫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騫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愿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騁而忌返揚雄汗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氣以盡荆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亾之學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爲余聞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剡源集卷十三

三

直隸堂叢書

自言超邁侖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宮室技
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
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
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
故遊者以爲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
不暇至而况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
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閣之貴公方岳之名卿聞
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閒卽浮滄浪穿巉巖往來
南北兩山間彌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江西葛處
士慶龍爲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
人見之懽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雷連不聽去用是益無
他人羈縻旅頓乏絕憔悴之色已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
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爲之驚喜過當夫
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
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
敢舉足陝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疎厚重稱其土
風者也蜀道決不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爲名士耶
因若晦行卽道平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中
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羨未
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

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巖嶺踊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則以所過城郭富貴王公大夫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

剡源集卷十三

五

宜稼堂叢書

以爲聖與之游運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懼愈爲遊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尸隴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爲之辭也而諸人欲忌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忌則聖與之遊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趂以求速

化乃方徘徊蹙縮爲人之所不及是亦可嘉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關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通知則不可必得往往塵埋竄伏沒世而無聞者多矣三國以來畫疆而求盡技而用始有闕闕名亨班班見於史冊甚者牀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膏於前而豐於後耶抑亦人物之靈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逢而不可知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爲州儒共聞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萊夬之甲科既而君父今

鄭源集卷十三

六

植稼堂叢書

卷十三

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尙書爲南宮進士第一於

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

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旣

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來仕路

比曩時關洛又益加遠子孫浮沈里閭艱關往來侍養何

敢出口言干祿事如是者積二十余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

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

而沈埋竄伏沒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

當然哉久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別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

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

僚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

而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愿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爲賀復以爲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織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旣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旣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

剡源集卷十三

七

直隸堂叢書

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尙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爲別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爲余言其先人蟾客翁萬里入峨眉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衢者以歲辛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奇花怪石飛臺涌殿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從曳歎慕者甚眾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閒居之日久矣一日忽過余別曰吾之奔馳泥途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清晨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泛太湖穿靈巖略毘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

剡源集卷十三

六

直隸堂叢書

卷八

有以饑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焉顧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蹤跡浮沈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敦篤不問生死官階俸祿可以榮妻孥眩僮僕名爲有識者猶或好之而談笑不以經意朱幡在前掉臂輕去麻鞋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詭謁以此榮其身雖塵埃市井煙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爲子薄遊而歸

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爲餞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于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略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來常爲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爲法精神氣貌瀟然偃薄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敢議焉此豈苟而然哉羅

劉源集卷十三

九

宜稼堂叢書

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爲不邇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攜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爲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卽之而不見其矯皆曰是宜爲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爲無樂吾猶有垂白之親吾所爲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爲壽可謀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

亦以學也其爲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學至於劉公之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子復將爲宗不亦善乎而爲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時學於孔子之外不可也若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龐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無經生也

剡源集卷十三

三

宜稼堂叢書

四九

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西北其紆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衰妖美不耕而善植少塞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琴劔詩禮雍容喜功名謹然諾以爲俗余嘗宦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有質直寡言不事奔謁諧媚談諛者望而知敬其爲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饑饉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爲正於淮安學余旣稔與之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毋以見多者取足於己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習傾臆盡出其蘊爲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其以余言爲然

哉

剡源集卷第十三

剡源集卷十三

三

宜豫堂叢書



07229

05850

